



青春品出  
第六辑

# 回旋的夏天

HUI XUAN DE  
XIA TIAN

洁尘·著

「学姐从哪里看出我是来打发时间的？」  
他抱臂胸前，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难道就因为我才把飞车和学习说成业余爱好而让你不快？」  
还是你认为我这个飞车不良少年进入学生会，  
会让你这个金光闪闪的组织蒙羞？」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回旋的夏天

HUI XUAN DE  
XIA TIAN

洁小生·著

学姐从哪里看出我是来打发时间的？  
他抱臂胸前，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难道就因为我才把飞车和学习？  
还是你认为我这个飞车不良少年  
会让你们这个金光闪闪的组织蒙

“让你不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青春酷语(第六辑)

---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马燕茹

装帧设计：花 雨

---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4971950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60×710 1/16

印 张：360 字 数：27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204-09373-1/I·1881

定 价：460.00 元(全 20 册)

---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未经协议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HUI XUAN DE  
XIA TIAN

## 目录

|                  |     |
|------------------|-----|
| 序 知我如你，怎可不幸福？    | 001 |
| 第一章 还记得我们的相遇吗    | 004 |
| 第二章 请记住，我永远是你的学姐 | 015 |
| 第三章 从现在起，我要追你    | 026 |
| 第四章 你只属于我，我也只属于你 | 036 |
| 第五章 我喜欢你，像爱一样的喜欢 | 048 |
| 第六章 爱情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信任 | 060 |
| 第七章 三顺和三石        | 071 |
| 第八章 为什么天意要捉弄我们   | 083 |
| 第九章 我们必须分离       | 097 |

TOU MING DE  
QIU TIAN

## 目录

|                    |     |
|--------------------|-----|
| 透明的秋天              | 107 |
| 一章 不能忘记            | 108 |
| 第二章 重逢在秋叶飞舞的季节     | 120 |
| 第三章 我是不会放手屈服的      | 132 |
| 第四章 放手吧……          | 144 |
| 第五章 我到底是谁          | 154 |
| 第六章 天意，你不应是无情的     | 164 |
| 第七章 我要我们在一起        | 174 |
| 第八章 不要过去，不要未来，只要现在 | 185 |
| 第九章 请相信我           | 196 |
| 第十章 往事如烟           | 206 |
| 曲熙朝 木清歌            | 215 |
| 后记 给我亲爱的洁尘同学       | 216 |

# 序 知我如你，怎可不幸福？

——谨为《回旋的夏天》序

认识洁尘，源于一本《绾情》。

那是一个第一人称的爱情故事，学钢琴的倔强女孩，因为害怕孤独，而对一段友情投入了百分百的热情，但，友谊的另一头，并没有给予她相同的回应，于是，害怕孤独的结果就是更加孤独，在寂寞中寻找温情，但最后找到的，还是寂寞。

我被那个寂寞到骨子里去的故事，感动到泪流满面。

我想，由字见人，作者本人也一定是个非常寂寞的人。

可是，她却最终把希望，留给了故事里的人。

04年夏，机器猫来北京，经由她的介绍，我终于见到了《绾情》背后的人——洁尘。

算起来，她进花雨远在我前，可谓是第一代的老作者，但由于我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因此到很后来才知道——啊，你也是花雨的作者啊？

笑，在前辈面前说那样的话，真是太失礼了。

但是，餐厅中坐在我对面的女子，实在是没有半点前辈的架子啊。

她有着我极为羡慕的1米75的身高，性格看上去大大咧咧，其实却无比婉转细致——一如她的文字一般，精致美丽，像幅流动的水墨画：小舟轻泛，秋月明莹，女孩子，男孩子，都是不沾尘埃的冰雪天姿。

骄傲、多情、敏感，又寂寞。

人和人之间的相识需要某种契机，而相知相处则需要“共通点”。机器猫给予了我契机，而同样对文字的热爱，让我和洁尘获得了心灵上某种层面的快乐交流。

自那以后，我们开始正式勾搭在一起，逛街、吃饭、玩。她的包包里永远准备着一本很厚的本本，经常在吃饭时就掏出来，然后开始对我们说故事大纲。因此相处模式通常如下——

A

洁尘：“迷子迷子，我们来探讨一下故事吧。我的下本书的男主角如何如何……女主角如何如何……”

叶迷：“如果我是你，我肯定如何如何……”

璐璐：“喂，你们两个适可而止吧！不许讨论我听不懂的话题！”

B

璐璐：“我好喜欢李宇春哦，她如何如何……”

洁尘：“我比较喜欢谭维维，她如何如何……”

叶迷：“喂，你们两个适可而止吧！不许讨论我听不懂的话题！”

C

叶迷：“啊啊啊，我太喜欢堂本兄弟了，王子如何如何……”

璐璐：“是啊，我们家刚如何如何……”

洁尘：“喂，你们两个适可而止吧！不许讨论我听不懂的话题！”

……

就这样，打打闹闹间，年历从04变成了07。这本《回旋的夏天》就是我们在打闹中讨论的结果——

洁尘：“我写的是姐弟恋。”

叶迷：“太好了，我喜欢幼齿的美少年！”

洁尘：“但后来发现他们是真的姐弟，有血缘关系。”

叶迷：“……《蓝色生死恋》的逆转版？”

洁尘：“当然，最后还得让他们发现其实不是真的姐弟，这样才能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呀。”

叶迷：“你是怕审稿通不过，所以才硬改成喜剧收尾的吧？”

洁尘：“反正就是这么的俗啦！”

虽然洁尘本人对这个故事的评价是“转来转去在亲姐弟与非亲姐弟之间挣扎矛盾痛哭流涕的烂俗故事”，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好看的事实。

冷漠的天才少女木清歌，和玩世不恭的嬉笑少年曲熙朝相逢在最纯净美丽的校园中，当别人都看到天才少女不可一世的风采时，少年看见的，却是掩藏在高傲面具下，一颗寂寞的心。

他爱上那样的寂寞，并拼命追逐，但难题却重重而至，先是少女极难打开的心扉，再是晴天霹雳般的血缘，再是三年后重逢时的无奈，还有女主另投他人怀抱的悲伤……

这么多这么多的磨难加在一起，却让我们看到一段百折不挠的坚韧感情和一个痴情得近于自残般的男子，是如何用全部的热情，去挚爱着那个女子，从来，从来没有变过心。

这样的热情，即使是冰山都可消融，更何况只是脆弱的人心。

女主角哭着对他说：“知我如你……”

是啊，知她如他，怎会不知她的痛苦与哀伤，只是啊，爱情鲜明地存在在两颗心之间，死不去。

爱不死。希望不死。

所以最后的最后，两人还是能幸福在一起。

这就是洁尘——她总是让笔下的角色很寂寞，但最后留给她们无限温暖的阳光。

洁尘重新回到花雨，最开心的人当然莫过于我。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和她出套书了，可以对她说：“喏，你写姐姐，我写妹妹。或者你写哥哥，我写弟弟。我们要如何如何……”

我们要如何如何哦！

知我如你，怎可不幸福？

所以，故事里的角色们和故事外的我们，都要幸福呢。当然，还有现在正在看这个故事的读者们，请将幸福进行到底吧。哈！好烂俗的祝语，我闪！

叶迷于没有暖气的10月末，好冷好冷吖

## 第一章 还记得我们的相遇吗

004

她很不喜欢雨天。像今天这样湿漉漉水淋淋的感觉，弥漫在身边一整天。手边明明放着很多的工作要做，却一件都没有开始。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的雨线，大脑空白。

鼻子有些痒，她赶快跑到床边抽取一张面纸很不优雅地擤了一下鼻子，皱皱眉头。

她抬头看钟：十点五十二分。今天那个人迟到了。这不像是他的性格，因为他甚至连一通电话都没有打来过。手机就放在桌上，她已经是第一百二十一次犹豫该不该给他打电话了。

门响，终于有人走进来。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还是那样爽朗，没有一点歉意。

“亲爱的，我来晚了，肚子是不是饿得咕咕叫？你知道下雨路会堵嘛。那家店又那么远，一路狂堵。我真后悔没有骑脚踏车出去的。”

“你去哪里了？”她看着他，大概是从车子出来进楼的时候没有打伞，他的肩膀上都是湿的。

她走到洗手间，拉出一条毛巾扔给他，“擦擦你的头发。”

“好体贴，好温柔，真不枉我跑了这么远的路。”他抓着毛巾在头发肩膀上胡乱擦了一下就拉着她坐到桌子边上，“昨天晚上你不是打电话给我说想吃当年校门口那家粥店的紫米粥？”

她一怔，心头所有的郁闷都化成了暖阳，“我只是随便说说。”

“既然想吃为什么不吃？”他笑着打开随身带来的保温筒，“真没想到那家店还在。虽然是雨天，但是客人挺多的，幸亏遇到一个学妹帮忙我才少排了几个位子。”他熟门熟路地从她家的厨房里找出碗筷，嘴上还在说：“路上堵车的时候本来想给你打个电话，怕你等得着急，偏偏手机没电，只好一路开过

来了。”

扑鼻而来的香气将她的记忆骤然拉回到好几年前的学生时代。那时候她是学校里出名的冷面美人，冰女王，因为家境优越，出入的场所都是高级饭店，唯有校门口那家小店里的招牌紫米粥成为记忆里最难忘的美食。

“其实让我们念念不忘的除了这样的美味，还有那段青葱岁月，对吧？”他一眼就看穿她的心事，“这样的雨天里总是很少能看到你的笑容，笑一笑吧，清歌，你知道你的笑容有多美吗？”

一手托起她的脸，他眼中释放的光芒和热量将屋外的阴雨缠绵所带给她的所有不快都通通遮蔽了下去。

不自觉地挑动了一下唇角，她打下他的手，“别闹了，喝粥。”

“好啊，喝粥。”他看着她，身子没有动，嘴巴却张得大大的。

她故意装作没看到，问：“碗柜里我记得还有碗呢，怎么就拿出来一副碗筷？”

“真是没情趣。”他馋兮兮地靠坐在她身边，一手搂着她的腰，抱怨着，“我顶风冒雨跑路给你买粥，怎么都不奖励我一下？”

“奖励你，立刻去把桌子上所有的文件看完，下午还有生意要谈，我可不想带个一问三不知的助理去丢脸。”她推他一把，把他推到书桌前面。

他草草地翻阅了一下所有的文件，笑着丢下，“这些东西啊，昨天在公司里我就看过一遍了。和日本公司争夺韩国公司的代理权，这样的 CASE 其实你本来就不用太担心。韩国人天生就很讨厌日本人的。”

“生意面前不谈政治。”她白他一眼，“不许轻敌。”不知道是因为粥热还是感冒，她的鼻子又忍不住吸了几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药，从旁边的饮水机里接了杯水放到她面前，“昨天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声音不对，问你是不是感冒了你还不承认，看你今天的鼻子红得都像小白兔了。一会儿见客户的时候记得在鼻子上多打点粉底吧。”

“怎么那么啰嗦。”她虽然看似皱眉，但是吃药的速度很快，吃完了药又继续喝粥。

“粥的味道没有变吧？”他一手拿着文件，一手搂着她的腰，即使她挣扎了几下还是不肯放开，“我特意在客人面前夸老板做粥的手艺天下无双，老板

一高兴就多给了我一碗的量。”

“就知道耍小聪明。一会儿谈判记得把这些本事都用到谈判桌上去。如果公司能拿下这笔生意，年底我给你双薪加红包。”

“亲爱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我是明白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诱惑最大的东西向来不是钱，你知道吗？”

他颇为暧昧的声音就在她的耳边缭绕，那股热气比桌子上的粥还要烫。

她侧头想避开，沉下脸，“我是东西吗？”

他诡笑着反问：“要我说你‘不是东西’？那就成了骂人的话了，你又要打我。”

她一抬手，已经把手掌扬了起来，他立刻扔下文件抓住那只几乎要打在自己脸上的玉手，“亲爱的，下午谈判的时候难道你要让我脸上带着一个粉红的五指山出席？”

她瞪了他一眼，“真不知道你的嘴巴这么臭怎么能活到这么大？”

“除了你，没有人说我嘴巴臭。人人都夸我口齿伶俐，嘴甜如蜜。”

她哼了一声：“真不要FACE。”

他抽了张纸巾，帮她擦掉嘴角的一粒米，脸上堆出夸张的笑继续赞美：

“原来英文是可以这样用的？亲爱的，到底还是你有学问，真不愧是我们名扬学园自明千藏之后的第二位IQ两百的天才少女！”

终于喝完了一碗粥，她将碗放到一边，想开始工作。但是他又把粥碗接过来，自顾自地也盛了一碗大吃起来。

“我感冒了。”她提醒他注意卫生。

“没关系，我的身体向来百毒不侵。”他斜着脸对她咧嘴一笑，“如果今天我能病倒，就说明我们的磁场太相似了，亲爱的，到时候一定要收留我住在你家，我不想把感冒传染给家里人。”

“做梦。”她毫不留情地打碎他的美梦。既然他不怕传染，她索性用自己的水杯也给他倒了杯水，“喝粥能喝得这么没吃相，你小心噎死。”

“牡丹花边死，做鬼也什么来着？”

看她拿过去了文件，他三口两口把粥喝完也凑过来看，“其实这些东西都看了无数遍了，还有什么可研究的？我知道你担心日本人故意出高价笼络韩国公司，但是我已经做过调查，掌握了一些情报，你放心吧，谈判桌上我们肯定

赢的。”

“你又得到什么情报了？”她疑惑地看着他，“不要老在我背后做事，我不想成为被下属蒙在鼓里的老板。”

“我这不是在你的身边嘛，不是在你的背后。”他嬉皮笑脸地指指自己的脸，“要是你能奖赏一个 KIXH1 我就告诉你。”

她哼了哼，一掌拨开他的脸，“一会儿看你的表现，要是出差错，小心你的小命。”

“为了亲爱的你，我哪儿敢错？”他的手机忽然响起，于是他走到窗边去讲电话，脱口而出的是英文，对方是谁她没有听出来，只听得他在一阵一阵地笑。这样开心的笑声，从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就不曾改变。她总想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让他有这样开朗的性格？

伫立在窗边的他，为阳光笼罩，虽然从背后看不到他灿烂得炫目的笑容，但是他宽阔的肩膀，挺拔的站姿让她的心头萦绕着安全温暖的感觉。

忍不住走过去，站在他的身后，伸出手去，将他的腰抱住。恰巧他的电话收线，大概是被她的动作弄得困惑，侧过头来却看不到她的脸。

“清歌，怎么了？”他很温柔地询问，带着些小心翼翼，“今天的心情看起来很不好的样子，是因为生意还是别的什么事？”

“没什么。”她紧贴着他的后背，闷闷地说，“只是这一阵忙工作，有些累了，真想休息几天。”

“那么，等这笔生意做完，我们去度假好不好？”他立刻展开计划，“你不是说很喜欢新加坡，想再去一次？或者，去日本看樱花，还是去法国血拼名牌？”

“算了，都不现实。”她叹着气，“如果走开一天，工作就会堆积一天，就算我跑得再远，工作却永远都是堆在那里不会跑掉，回来的时候只会更累。”

他转过身，将她的手再拉到自己的身后，修长的十指轻轻按在她的太阳穴上，“其实不用让自己这么累的，你就是太着急了，把一个公司做大不可能是一两年就能实现的事情。我们在你父亲面前不是也以十年为期做的承诺，难道他现在变卦了？”

“没有，只是……我觉得十年太久了。”

他一笑，手指移到她的脸颊，“十年久吗？我们都已经认识了快十年了。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

怎么会不记得？她终于在唇边露出一丝微笑，当年那个青涩少年还没有眼前的他如今这样修长挺拔的身材，也不会有现在面对商场敌手时焕然散发的凌厉气息，但是那副懒散狡黠的神情倒是从未改变。

“如果当初我没有对你死缠烂打，清歌，你会不会也只把我看作一个普通的学弟，不假辞色？”

她没有回答，但是唇边弯起的弧度却实在是引诱人心。

忍不住他低下头，索取自己一直都想得到的那份“奖赏”，这一次她没有躲开，只是微闭上眼，清凉的唇瓣上还残留着紫米粥的香气。

年少时的记忆总会在不经意间突然跃出，因为有太多的片段值得回忆，而所有的片段又总是不分时间顺序地闪回。

他常说，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某次校际晚会上，她穿着一袭银色的曳地晚礼服，棕褐色的长卷发披散在白皙的脖颈之后，美得好像月光女神，让他立刻下定决心要将她追到手。即使她那时“冷美人”的盛名在外，男生们都不敢轻易和她说话；即使他那时还刚刚入学，还是小她两届的学弟……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热情让周围所有的人都为之咋舌。

不过，她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他时却并未有太好的印象。那应该是在学生会新一届改选，公开招募新人的时候吧？

那一天……



很热的天气，即使木清歌穿的是无袖的连衣裙，但是依然挡不住汗珠一层层地冒出来。她猜自己如果再在这里坐上半个小时肯定会中暑晕倒。

“学姐，我们都等了一个小时了，为什么报名的人寥寥无几啊？”小她一届的学妹朱雅廷愁眉苦脸地摆弄着手里的报名表，“难道加入学生会真的是那么困难的事吗？”

“再等等看。”虽然木清歌很想说“现在走吧”，但是为了工作，她只能继续保持自己淡定的表情，忍受着酷暑坐在原地。

她知道为什么报名的人会这么少。因为她对学生会管理群的人员要求非常严格。首先：所有功课的成绩不能有低过 90 的分数；其次，必须在每天放学之后到学生会开会一个半小时；第三，还要能随时参加附近社区组织的义务活动。一旦有发现做出有损本校学生会声誉的事情将被立刻开除。

要求严格，事情多多，对于名扬学园多是天之骄子和天之骄女的众多学生来说，学生会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地，当然没有人肯报名。

朱雅廷趴在桌子上呻吟：“据说当年明千藏和苏沐晨两大帅哥统领名扬学园时期，只要苏沐晨往学生会门口一站，报名的人就能一直排到学校的大门口，“她斜眼看着木清歌，“明明现在坐在这里的是大美女，怎么学校里的男生就不动心呢？”

木清歌翻动着手里的一个工作记事簿，雅廷的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只要看这个记事簿就能明白了。因为她对那些为了她的美貌而跑来学生会的公子哥们非常的看不惯，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写满的都是每次开会的记录以及每个人的工作情况。

那些为了与她共事而带着高昂兴致进入学生会的人，最后都因为受不了她的冷漠专制纷纷撤出。这样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她就成了高高在上的冷面女王，没有人敢随便接近了。

至于其他的女孩子，一天到晚化妆约会的时间都还不够，怎么可能有闲工夫到这里来做义工。

学生会做到现在，全部人员加上她和雅廷也不超过五个，创下了名扬学园开校以来的最低人数。但她还是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门槛一寸都不肯降低。

今天是学生会改选，公开招募新丁的大日子，提前她们已经把宣传海报贴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但是等了一天，前来报名的人不超过三个，还因为学业成绩达不到标准而有两个人自动撤掉申请表。另外一个是个女孩子，初入学校，说是仰慕木学姐已久，甘愿追随木学姐做学生会的倒水小妹。

抬手挡住越来越刺眼的阳光，木清歌长出口气，对正趴在桌子一角喝水的雅廷说：“你先走吧，我再等一会儿好了。”

雅廷如蒙大赦，刚才还垂死挣扎的样子，现在立刻精神抖擞地一跃而起，一边收拾书包一边说：“学姐也不要等了，都这个时候了怎么可能还有人来？”

“请问这里是在招募新人吗？”

很配合雅廷的提问，一个影子出现在她们的桌前，木清歌本来还挡在眼前的手放了下来，触目可见的是一张陌生的年轻男孩的脸。

“是的。”她礼貌地站起身，“你是一年级的新生？”她向来对自己的记忆力比较自负，眼前这个男孩子很帅，只要稍微留意旁边朱雅廷呆愣在那里的表情就知道，一个帅哥的魅力对于清纯少女来说有多大的影响力。

能帅到这种地步的男孩子，她不应该没有印象。

“是的，刚转学过来一个星期。”他拿起申请表，问：“是要填写这份表格？”

“是的是的。”朱雅廷已经回过神来，很热情地递给他笔，看着他写下名字：曲熙朝。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曲熙朝？在南区做过飞车少年的那个？”

朱雅廷的惊呼让木清歌皱了皱眉。她忽然想起来，前几天曾听同班同学抱怨说学校的门槛越来越低，居然连飞车族都可以混进来。当时她没有在意，在她的印象中，飞车少年都是穿着古怪，发型古怪，走路说话和她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不良少年。

他是飞车少年？怎么看起来有些不像？

很整洁笔挺的校服，连发式都很清爽帅气，不掺任何杂质的笑容，纯净清澈的眼神……是不是雅廷搞错了？

没想到曲熙朝毫不掩饰地笑了笑，“你也知道我？”

忍不住倒吸了口气，木清歌的手指点了点表格的下方，“请把你上学期的学习成绩填一下。”

“在南区那里的成绩吗？如果我是胡乱填写的学姐怎么来判定真假？”他挑着眉，瞬间已经把所有的选项都填完。

木清歌拿回表格，看到上面两大排灿烂得近乎辉煌的成绩，又忍不住看了面前这个少年好几眼。

“真的没有做假吗？”她可不相信飞车少年会有时间好好学习。

他耸了耸肩膀，看出她在怀疑什么，“飞车和学业一样，都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已。”

业余爱好？把飞车说成业余爱好还可以理解，学业都成了业余爱好就让人

不懂了，“那请问曲同学，对你来说什么才是正业？”

他再耸了耸肩，“现在还不知道。”

她将表格递回给他，“抱歉，我觉得以你的情况可能不适合在学生会工作。”

他没有接，眼睛直视着她，“为什么？”

她直言不讳：“因为我觉得你缺乏一定的敬业精神，学生会的工作繁杂且繁重，如果你只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来打发时间，你对学生会都是一种变相浪费资源。”

“学姐从哪里看出我是来打发时间的？”他抱臂胸前，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难道就因为我刚才把飞车和学习说成业余爱好而让你不快？还是你认为我这个飞车不良少年进入学生会，会让你们这个金光闪闪的组织蒙羞？”

木清歌低沉着眉骨，“随你怎么想吧。”

“当然，我怎么想是我的自由，学姐不肯接纳我入会是学姐的权力。不过，我想请问一句，在吸收会员入会这件事上，是学姐以会长身份可以一票否决呢？还是需要全体会员投票表决才可以作数？”

“你对我的拒绝有所不满，想拉拢其他人帮你入会，是吗？”木清歌开始意识到这个新学弟似乎有点难缠，“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因为我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

“我觉得学姐这样独断专行会对学生会的发展不利。”他不怕触怒她，“看起来学姐等了一个下午，但是应征者寥寥，如今我自动送上门要为大家出力，学姐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就要将我拒之门外，这样的气度心胸和眼光，实在是不适宜做一个领导者。我看……学姐年纪不小了，马上就要毕业，不如直接让出会长的宝座吧。”

朱雅廷脸色微变，咬着手指头偷偷看两个人交锋。木清歌在名扬里除了有冷美人的外号之外，另一个外号是“女王”，这个新人居然有胆量敢在女王头上动土，不知道是不是和他做过飞车族有关，还是这个曲熙朝有什么大的来头？

木清歌默默地与曲熙朝对视，在对方的眼睛里，很奇怪，她看到的不是挑衅，也不是嘲讽，而是活力四射的笑意。

或许是他的笑容太过逼人亮眼，让她忍不住又低下眼，重新审视一遍他所

填写的表格，在其中的一项上看出了问题。

“上学期的数学成绩曾经不及格？”终于抓住可以明目张胆拒绝他的理由，即使表面不动声色，心里还是小有得意。

但是看他的表情，竟然没有半点惭愧的意思。还是老一个招牌动作——耸肩挑眉，两手摊开说：“怪不得我，是教数学的老头子太顽固，不承认我给他指出的几个错误，一怒之下故意把我当掉。”

原来不及格的背后还有很狂妄的解释。

她哼了一声，拉过一张空白表格，用背后的部分写下一串复杂的数字，丢给他，“算算看。”

朱雅廷偏过头去看，脱口而出：“学姐，这是什么题目？怎么好像我们还没有学到？他这个一年级的学弟不会算吧？别太为难人家啦。”帅哥当前，女孩子总会心动，忍不住朱雅廷又为曲熙朝说好话，“学姐，既然他想加入，就让他试试看嘛，我们学生会还一个男生都没有呢。”

曲熙朝瞥了眼纸上的东西，笑着问木清歌：“这算什么？入会考试吗？”

木清歌淡淡地说：“要证明你的话没有掺假，这只是个简单的测试。”

“如果我计算出正确的答案，是否可以顺利通过？”他摆弄着那个纸片，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她迟疑了一下，点头，“可以。”

如果他的确有实力，头脑够聪明，冒险一次收他入会并非不可能。

虽然飞车少年的经历让她还有些顾虑，但是……佛祖不是还说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他是痛改前非，一心向善，她这个小小的学生会说不定可以成为让人改过自新的修行室。阿弥陀佛——

她自己并未察觉到，就在她脑子里转着这些乱七八糟想法的时候，他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一直在关注着她的表情。直到她唇边泛起孩子气似的笑容，他的眼神里抖动起一丝波澜，随即低下头，抄起笔刷刷地快速书写起来。

朱雅廷惊呼连连：“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

木清歌嘲讽着说：“你又看不懂，怎么知道他不是胡写？”这丫头竟然如此盲目地崇拜别人，果然是色能乱心。

很快，曲熙朝将“答卷”递回给她，笑嘻嘻地说：“请木老师阅卷。”